



说了 破 就不算事

赵文竹◎绘著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说了破
就不算事

赵文竹〇绘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说破了就不算事 / 赵文竹著.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7. 3

ISBN 978-7-5057-2312-2

I. 说... II. 赵... III. 禅宗—通俗读物 IV. B946.5-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19390 号

书名 说破了就不算事

作者 赵文竹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

规格 720 × 965 毫米 16 开

10 印张 80000 字 58 幅图

版次 2007 年 3 月第一版

印次 2007 年 3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312-2

定价 3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目 录

关于祥翁 1

上帝在哪里 7

驴子和历史巨轮 8

你以为你是谁 15

冰水之喻 19

心安与不心疼 21

菩萨和魔鬼都是医生 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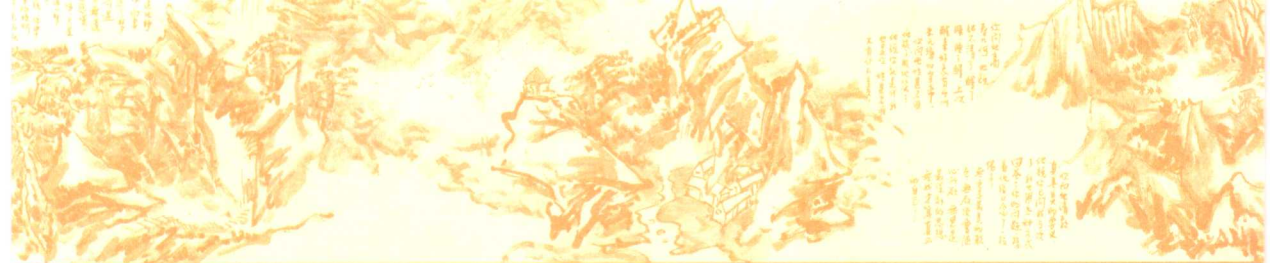
谁创造了历史? 36

念什么是什么 43



在家和出家的区别	56
和尚的慈悲	59
哪个是慈悲	64
担心堕落	71
你前世欠美国人的钱么？	72
家 业	76
聪明人画不了糊涂仙	79
收藏的学问	83
三条腿的椅子能坐么？	84





发呆的姑娘 87

你值多少钱? 88

假和尚替你下地狱 93

心安是福 知足是乐 97

浑得恰到好处 100

暴发的是山洪 104

别吃了盲目自信的亏 107

奇泉为什么干了 111

人生六境 113





羊是怎么变成人的 116

原来我们是神仙 128

疯子的标志是不知道自己是疯子 131

祝贺你亏损了一百二十万 134

一桶豆油和万贯家财 138

露珠证道 144

关于祥翁

祥翁是谁？祥翁不是谁。

祥翁是你的知心朋友，不管你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是达官显贵还是平头百姓，也不管你什么肤色，什么身份，什么信仰，只要你拿起这本书，你就是祥翁的朋友，祥翁就会和你坦诚相见，你有什么苦恼、什么困惑，尽可向祥翁倾诉，祥翁会像对待自己一样对待你，帮你疏导、帮你排解，给你安慰，最起码给你一个祝福，祝福你时时吉祥。

祥翁是一个符号，是赵文竹造的一个符号，文竹通过这个叫做祥翁的符号和世界对话，但文竹和祥翁不能划等号。如果你觉得祥翁像文

竹，那是由于文竹在创造祥翁的过程中也在学着做祥翁，尽管学得并不好。

祥翁不是神，祥翁是平常人，文竹没有能力造神，更不忍心造神，神是最可怜的，被人造出来，又被人背叛亵渎，还要替人承担责任。

据说上帝当初是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了人，对这种说法有人信，有人不信。但如果换一个角度说大家都不会有争议，那就是人按照自己的样子再尽量升华而创造了上帝，因此每个人心中的上帝是不同的，上帝常被人误解，好像上帝也有很多缺点，比如有时脾气很暴躁，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动辄怒目相向，惩罚制裁。其实真正的上帝是平等慈悲的，人类做了坏事，就说是上帝让干的，好像上帝是黑社会的老大，而上帝总是默默无言，独自替这些罪恶而疯狂的人类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替人类忏悔，永远地忏悔，众生无尽，上帝的忏悔也无尽。看来上帝的确有错误，最大的错误是造出了人，否则地球上会祥和很多。

真主的境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很多满天下生事作乱的人都自称是真主之徒，他们其实也不坏，而且算得上很虔诚，只是认识上有偏差，他们认假主为真主，把真的主置之一边。这种偏差执著久了就成了偏执，偏执太深便发狂，成了偏执狂，于是世界就热闹了，他们很悲壮地去牺牲，也把他们的仇人和很多无辜的人推向黄泉路。由于这些糊涂人的行为，许多人都害怕真主，使真主蒙尘蒙冤，也使真主那些真正的弟子们



蒙羞。真主是无相也无我的，无我即无他，因此真主是独一的，独一的便没有对立面，我们无论信与不信，真主都平等而待，毫无偏袒，人类在瞎折腾，打闹纷争，真主却看作是自己的过错，真主在替我们忏悔。

佛也是如此。佛不是神，不是主。佛不是个什么特定的东西，佛含有觉悟、圆满、清净、平等、慈悲、智慧、福德等等很丰富的意思，很难用一个什么词汇表达，强名之为佛。释迦牟尼也是人，由于他向人们宣说了究竟圆满的生命真相，而被弟子们由衷敬佩崇拜，佛的教化称为佛教，学生给老师行大礼，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但也因此有很多人误解佛法，斥之为偶像崇拜的迷信。这些都没什么，可怕的是一些奸宄伪邪之流，出于种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自充佛菩萨化身，打着佛教的旗号大兴怪力乱神，招摇惑众，使得一般无智迷信求功求福崇异好奇之徒上当受骗，丧命失财，沦坠招苦。真正的佛菩萨却在默默地为这些恶人愚人忍辱负重，忏悔业障，以无人无我的同体大悲化度有情，期待着我们这些迷途浪子早日觉醒回头。

我们误解了上帝误解了真主，误解了佛，于是有了宗教之是非之争，幸而有祖师大德，明千圣之心，见万法之性，遣相荡执，正本清源，直指当下一念起灭之处，上帝、真主、诸佛圣尊尽在于此，无名无相，无二无别，无默无说，是名为禅。

禅离一切相，摄一切法，不立语言文字，不涉思量分别，因此本不

属宗教。可无论如何，一开口便多了个东西，禅也是。千百年来，因禅得度者不胜枚举。修禅的人多了，谈禅的人也多了，于是便有了种种方便法门，形成了种种宗派。如今人类去圣日远，慧根退化，莫说开悟见性，连个真正死尽偷心，老实参禅的人也很难得见，而争强好胜，论是道非者却多如牛毛。文竹一介凡夫，幽居山中，闲来无事，亦好舞文弄墨，不知前世何业，养成谈禅论道习气，无意间被世人划归禅者行列，此书主人翁本欲冠名禅翁，后来自忖德薄慧浅，恐怕言不究竟误导世人，亦怕引来无端争执，再者效仿先人美德，凡事礼让三分，留三分余地，故而将禅字抹去一横两竖共计三画，成了祥字，细想这个祥字恰好，无宗气，无教气，无神气，无鬼气。和祥字结缘是大家都喜欢的事，何况祥中有羊，祥即羊，文竹属羊，就是它了。

祥翁非翁，却因修身无术，又蓄五缕胡须，偏显老态，常因此无端受敬，久之便忘惭愧，但据文竹预测，若有幸长寿，五十年后定能具足翁相，因之自我宽慰，事先以翁自居，但愿见者莫生反感。

文竹既为凡夫，便塑造不出圣人来，因此祥翁也显凡夫相。文竹缺乏想像力，只能写自己熟悉的事物，因此祥翁从形象到性格乃至阅历都与文竹相近，但祥翁的境界肯定比文竹的境界高很多，但文竹希望有一天真的成为祥翁。

祥翁是居士，修学佛法，但不敢充当说法主，因而说事。事因理成，

理由事显，说事还是为了显理。其实现实中的事是现成的，每件事都是合情合理而不可思议的，人为改造编排反而显得拙劣别扭，只是这些事都是和特定的人发生关系的，完全如实道来可能有些人会感到不舒服，因此只好适当改编，人名都用代号，为了表示尊敬，所有出场人物都统一姓阿，和阿弥陀佛同姓，阿哥阿妹阿翁阿婆乃至阿猫阿狗都平等，大家都有佛性，若识得本来，便个个是佛，即便如今不识，将来也都能成佛。出家人依佛制不敢改动，依然姓释。祥翁称祥翁，老伴称祥婆，儿子称祥子，其实这三人也姓阿，这样称呼完全是为了叙述方便。

说事也是事说，就是用事说话，什么事其实不重要。祥翁有时在书内说事，有时又成为被说的角色，位置常常被置换，说的方式也不相同，但肯定有个说者，有个听者，说者是哪个？听者是哪个？文竹也常迷糊，还望与读者朋友同参。



人生如梦，自迷自醒，干别人何事
世事如幻，缘灭缘生，操哪份闲心

上帝在哪里

憨憨在仰脸睡觉。一个蚊子在憨憨鼻尖上叮出了血，蚊子很惊奇：“不可思议，山多高，水多高。”

几个虱子躲在憨憨的腋窝里讨论是否有上帝这个深奥的问题，争得面红耳赤。由于找不到上帝存在的形式、方位等有关证据，最终达成共识：上帝不存在。

驴子和历史巨轮

说来阿萍女士算是祥翁半个老乡，大学毕业就在祥翁所在的那个城市搞文化工作多年，她自己讲也算是祥翁的崇拜者。十几年以前，由于艺术上的独创性和经历上的传奇性，祥翁曾一度是新闻人物，尤其在家乡一带，几乎家喻户晓，阿萍由于工作性质的相关性，自然对祥翁了解的比较多，可后来祥翁忽然间从电视广播报纸传媒中消失了，对此人们有种种的臆测。但无论是什么原因，阿萍都感到很惋惜。

阿萍这人事业心很强，如今依然在文化圈做事，已经在某地成为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些年她很累，有道是四十而不惑，然而步入中年的阿萍却产生了很多困惑，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不久前她看到祥翁新出版的一本书，眼睛一亮，顺着这个线索她又找到了祥翁近年出版的一系列书，在这些书中她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清新和悦意，一种梦寐以求却

又勾画不出来的境界，阿萍如获至宝，特意又购买了多套祥翁著作分赠给朋友同享。缘分有时不可思议，一次看似碰巧的机会，有朋友把阿萍带到了祥翁所居的祥和谷。

言谈中阿萍向祥翁吐露了自己的一些苦恼，她说自己从小立志做一番事业，也很勤奋努力，应该说事业也比较顺利，可如今作为主管一地文化的她，却越来越找不到感觉。在她的领导下，地方的文化活动可谓不活跃，但她有时却拿不准这些所谓的文化是否真的能对大众有益，是否能真正推动历史向更高级的方向前进。她常常感到很累，却又不敢松懈，生怕自己被无情的现实淘汰，她甚至怀疑自己的思想意识是否已经老化落后了，更可怕的是，自己百般奋斗努力，为事业兢兢业业，如今竟说不清是在立功还是在造罪。直到不久前她看了祥翁的几本书，使她感受到一种光亮和启发，她似乎看到了传统文化的再生，看到了现代文化返璞归真的潮头，说到这里，阿萍问祥翁：“我真纳闷，十多年前，您在我的眼里领导了一次潮流，走在我们大多数人的前面。这许多年来，我们在社会上马不停蹄地奔忙，您却躺在这祥和谷的大青石上晒太阳，如今偶尔动笔，又领导了新潮流，依然在我们前面，这里面有什么诀窍呢？”

祥翁笑了笑，喝了几口茶，这才慢条斯理地说：“咱今天不讨论你事业的功过，也不评论现代所谓文化的是非，更撇开我这点小小把戏不